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4
24 September 1985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9月23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内斯先生

(西班牙)

嗣后：赫伯恩先生

(巴哈马)

(副主席)

-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先生阁下讲话
- 一般性辩论开始〔9〕

下列各位发了言：

舒尔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吉索先生(布尔基纳法索)

达纳巴兰先生(新加坡)

拉米雷斯—奥坎波先生(哥伦比亚)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会议上午10点20分开会。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今天上午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阁下将在大会发言。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先生在陪同下进入联合国大会厅。

主席：我荣幸地代表联合国大会欢迎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邀请他在大会讲话。

萨内总统：墨西哥所遭受的灾难仍历历在目。我去到墨西哥亲眼目睹了那里所发生的悲剧，向墨西哥人民转达巴西的声援。我仅希望这样作也表达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同情。在今天发言时，我首先向墨西哥表达全世界的声援。

联大讲坛令人敬仰尊重，它是国际社会最崇高的讲坛。在这里强国与弱国平等，因为执行联合国宗旨这一人类历史重任大大地超过了强弱之间的差别——联合国努力维护和平，解决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努力使存在着歧异分差的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四十年来，巴西一直享有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首先发言的荣誉。我现在十分激动地行使这一特权。

严峻的问题和重大的责任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我要用我们祖国最伟大的诗人的诗句来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我相信在重大的辩论过程中用诗句是非常恰当的。那位诗人写到：

“任何美妙的幻想都不能比这一生气勃勃的世界机构更加纯洁、美丽或意义深长。”

我正是本着这一世界共同的感情代表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发言。西方世界经济规模排名第八的巴西是一个错综复杂、生气蓬勃的社会，包罗着种种差别与成就——富裕与贫困，贫脊与富饶、干旱和水灾形成了一张对比明显的地图，在一个广阔的大陆上，团结起一个国家的民族，他们懂得如何建设一个种族上的民主和文化的统

一，而这两条是他们必胜的力量。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出身并生长在人口稠密，贫困成灾的巴西东北部。这是我国最艰苦的地区之一。我从事政治生涯已有30年，但确实在灾难和痛苦之中非常突然意外地担负起领导我国的责任。

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我对身为一个作家感到自豪，对我来说，言词不仅仅是美的表现。通过语言，我与人民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同个人与整个社会共命运。

文学和政治使我们对世界有一个社会和人道主义的前瞻。我无法想象脱离使人的努力永世长存的精神基础来追求物质利益。我有信仰，认为不相信世上有上帝的人将遭受苦难。

巴西刚刚摆脱一个漫长的黑夜。但恶梦并没有使我们的国家失去理性。巴西充满信心，热爱自由。为过去受束缚的人是看不到将来。摩西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之乡。

我们能够从集权主义过渡到民主制度靠的就是我们再不使用暴力或制造创伤的情况下进行和解和谅解的能力。在胜利的礼炮照亮祖国上空的那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英勇坦克雷多·尼夫斯。但是，我们的决心、勇气和活力终于使我们渡过了这一难关，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团结努力。

改造的价值胜过死亡。我们将这种价值观念施行于社会各阶级，尽而在爱国的大旗下消除了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隔膜，为争取公正、和解和巩固文官政权机构的目标而努力。我们认为，社会改革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生命血液。自由就要改进人们实际生活状况，完全达到个人幸福，人人都有选举投票权，有自由的权利。

我来到这里祝贺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联合国诞生时巴西就在。今天巴西也在联合国组织内，将来仍然会努力捍卫联合国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用来作为一种强者的工具，而是作为弱者的呼声，这些弱者既没有军队也没有武库更没有用来作为取消某种决议的否决权。

我来这里是要说明巴西再也不希望它的呼声被看作是软弱无力的。巴西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它的呼声，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野心，而只是想清楚地表明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并不是要在这里向全世界鼓吹我们在国内所不曾谈论的问题。言行一致已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在国内发表的言论是由国际情况相配合的。我们希望现在通过奉行一种旨在解决包括社会内容的国际问题的一种独立和具有活力的外交政策以便使我们以一种新的姿态参加各国之间进行的辩论。

我们将不为大国所左右，也不会成为区区争端的奴仆。

四十年以前，我们的缔造者在战争所带来的死亡痛苦和压迫的废墟之上为建立一个和平和统一的国际组织并且在世界各国人民之中进行充分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大国和正在涌现出来的大国被要求结束殖民主义剥削。这些缔造者们向全世界宣告了平等和正义的民主原则的价值。他们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异己进行了谴责。他们重申劳动的尊严和文化的力量。

目前我们在一个没有全球冲突的世界里生活的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人类生活时间的两倍，因而我们应当在这里指出，人们始终没有认识到联合国所起的作用；的确，我们对于它的工作几乎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评价。然而，它的作用绝对不是毫无用处的，联合国的作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仍然是必要的。其缔造者们当年的行动是十分正确的。

我仅代表巴西，向你主席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的主席。我还要向在这里聚集一堂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各会员国代表们表示祝贺。我要衷心地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的天才和外交经验使我们拉丁美洲人民感到如此骄傲和自豪。

我所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拉丁美洲的，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拉丁美洲以巨大的努力创造一个民主的秩序乃是近年来最突出和动人的政治事实，然而这一事实却为世界力量的中心所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对于我们这个地区的组织机构的成熟方面的问题以及它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和所取得的胜利并没有给以应有的注意，在没有援助和帮助下，凭着自信的力量，我们和集权主义和仅仅用剥削眼光来看待事务的那些贪婪人们所强加给我们的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已经齐心协力的开展了一场旨在发展自由机构的团结运动。我们已经作出我们的决择，不可逆转地选择了开放社会、自由机构、活跃的经济这样三重结构的模式。运用这种三重含义的民主定义作为一种基础，我们将开展对话，以此作为沟通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古老的国家和新生的国家、制度和思想意识之间的桥梁。

圣雄甘地曾经这样说过，具有法律的人类的真正使命就是要在相互隔绝的对手之间的深渊上，建立起一座桥梁。联合国就是这样的法律：我们是有法律的人类。

充满新兴气息的风刮过了我们这个大陆，它们在我们的民主传统中赋予了新的生命。从创建联合国的承诺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因此，我们主张人民自决的原则，不干预的原则，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和缓和东西方紧张的原则。我们反对集团政治的尖锐对抗。我们主张首要的任务是进行谈判而不是采取极其危险的诉诸武力的方式。

多年来我们以真正的民主精神致力于裁军运动，我们认为通过保持核武库的均势来维持和平的主张是危险的、残暴的和不合理的。巴西认为任何诡辩都不能为这些主张开脱，在任何水平或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对此作出妥协，因为这种妥协将使这些问题悬而不决。这还由于我们忠于民主的普遍信条——我们是反对种族主义者的，我们是种族主义的坚定的毫不妥协的反对者。

巴西是一个号称大熔炉的国家，这正是我们引以自豪的特点。 我国文化的某些最富有创造性的表现，来自种族的融合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彼此沟通。 我们这个民族所产生的最伟大最富感情的作家马卡多·德·阿萨斯是一位混血儿；在造型艺术中伟大的巴洛克雕塑家阿莱·阿丁奥和在音乐上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维拉-洛博斯都是混血儿。 我想在这里提醒大会巴西的民间艺术从黑人的天才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精神中吸取的营养是相当多的。

巴西坚定的认为，种族歧视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非法的；它是已经载入刑法典的一项罪恶。 如此我们可以十分厌恶的看到由种族上不容异己或殖民主义结构的持续存在而挑起的日益激烈的种族冲突。 我庄严在此重申，我们全面谴责种族隔离并全面支持受联合国保护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目前的解放斗争。

我们不能想象联合国在纪念其四十诞辰的时候而不对地球上的一切种族主义残余势力进行全面的讨伐。

作为巴西的总统我在几周前曾再次重申，禁止向南非出口石油及其副产品以及武器弹药和任何许可证及专利，我并且暂续中断了同比勒陀利亚政府所有的文化艺术和体育活动交往。

种族主义是以人类及其人类的未来背道而驰的。 种族主义是殖民主义的变种，它既是不道德的也是邪恶的，绝不允许它来玷辱非殖民主义的精神的一页。

非殖民化运动将降临在世界冲突的战场上，消除冷战的对峙将成为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作出的最大贡献。

非殖民化的成功是国际共同意志的产物。 人们为寻求协商解决办法的努力将为克服失望情绪铺平道路，这种失望是我们现在正感受到的，引起它的原因是军备竞赛的挑战，以及各种紧张和冲突的扩散。

人权要求一个根本的方面，与它紧密相联的是共处和多元主义的实践。

过去国际联盟缔造者并未活着看见他们希望实现的世界，这一世界的结构我们仍在等待。这就是尊重人的各种权利的世界，这也正是联合国在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中努力促进的。

《世界人权宣言》毫无疑问是当代历史上人类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文件。它是在联合国的摇篮中诞生的。

我自豪和自信地向本大会宣布我们决定遵循《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遵循《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并遵循《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由于这些决定，巴西人民向我们国家的民主自决迈出了一步，巴西人民向自己、向整个国际社会重申，我们庄严地保证遵循《宪章》的原则，并遵循促进人类尊严。

为了这个任务，我想强调促进妇女权利，这在巴西已经取得新的动力，因为巴西已建立妇女权利国家委员会，并且，巴西妇女正决定性地参加了巴西社会的各项改革。这另一方面又和国际上的极不寻常的妇女自决运动相互关联，在本世纪正接近尾声之时，该运动的影响正在人际关系中产生深刻的变革。

我们意识到联合国在其诞生后的40年间经历了许多十字路口。各国人民知道，对于强权现实所作出的让步是单行线路之事。人们只有联合大多数人的意志，采取新的态度，才能解决冲突和强权主义所造成的局势。

“在联合国不仅仅有东方和西方。世界还有许多基点。”——情况确实如此，这是阿劳霍·卡斯特罗大使22年前说的话。他当时是巴西在大会的代表。巴西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有许多消极方面，但是我们一直努力从总的和全面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用于合作和科学。自然分歧现在不应该影响到共处。宇宙空间一直是和平的纯洁形象。让我们把无限的天空保护起来，使它成为武器决不能侵犯的领域。

巴西人敬仰这样的价值观，如尊重每个国家的个体性，并在面临着本世纪的僵局和困境时采取联合责任。

我们遗憾地目睹无数的冲突，它们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前进的努力陷于瘫痪。这些冲突加剧了由于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持续所造成的困难情况，并使我们更加远离实现理想的和平与安全。把东西方冲突的主题说成是许多东西方冲突的情景是增加问题复杂性因素的事，并掩盖了事情的真实原因。

我们周围到处是例子。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站在一起，宣布必须寻求一个永久和稳定的政治解决办法，以解决使中美洲分裂的冲突。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巴西完全支持孔塔多拉的方案，它反映了整个拉丁美洲的感情，即寻求办法维护该大陆的和平与谅解，并找到办法来符合中美洲各国人民的意志。

我国政府和三个姐妹国家一起，创建了孔塔多拉支持小组，以努力使孔塔多拉所得到的广泛支持变为具体的主动行动。孔塔多拉小组的政治和深刻道德特征，是拉丁美洲对冲突理论的反映。它支持对话，反对极端化；它要求人们进行谈判以代替威胁或使用武力；它有力地保护了自决和互不干涉，反对使冲突国际化的企图。

巴西和中东各国人民紧密相联，我们与他们之间有伟大友谊的纽带。巴西极大地关注着黎巴嫩的令人失望的局势，承认中东地区各国人民，包括以色列的权利，他们有权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巴西希望看到巴勒斯坦国家得到建立，因为这是伟大和长期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巴西并希望外国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撤军，联合国关于该地区的决议得到接受。

巴西和伊朗、伊拉克的友好和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巴西主张这两个国家应采取和平谈判的方法解决它们的分歧。

我们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局势也非常关切，只要外国军队仍呆在那里，只要两

国人民的自由表达其愿望的权利没有得到明确承认，这两个国家的动乱将不会结束。

我们有义务敦促采取建设性的远见和立场对待马尔维纳斯问题。自从1833年以来，巴西一直支持阿根廷要求收复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强调只有采取谈判的解决办法，才能解决问题。

巴西将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维护南太平洋，使它成为和平地区，不受军备竞赛的危害，不受核军备的危害，并不受任何形式的其他地区产生的冲突的危害。

由于巴西坚决保证努力禁止在拉丁美洲大陆设置核武器，巴西签署和批准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该条约的首要目标是使拉丁美洲成为人类居住土地上的第一个非核地区。拉丁美洲非核化应该成为一个新动力的第一步，以遏制核武器的纵向和横向聚集，从而使每分钟浪费于军备竞赛的150万美元得到解放，以用于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贫困。

马拉松式的军备竞赛是一种罪恶的征兆，这种罪恶威胁着人类的洞察力并且中断了人类的良知。

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新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正在改变着整个的世界。对于在科技最新领域中以令人眩晕速度发展的进展进行控制已成为对人类生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联合国在今后几年中的工作方案必须包括防止世界从四分五裂的状态变成封闭的科术集团的战略必须要使科学和技术知识为全人类的最基本的需要服务。

刚才谈到的都是可以看得见的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渗透了国际关系，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威胁着所有的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假如我们坚持现在的立场的话，那么穷人通过不稳定，富人通过不安全几乎所有的人由于全面毁灭的这种可能性将会受到威胁。

我愿意谈一谈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所有弊端集中在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由于受到巨额外债的打击及其对国内产生的影响而导致的衰退、失业、通货

膨胀、贫困加剧和暴力活动的增加，这些国家遇到了艰巨困难。由于陷入了经济因素的恶性循环之中——即，国际利率的增加，商品价格的下降以及发达国家的市场的选择性——我们现在面临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甚至能够与在三十年代初打击市场经济国家的那场危机相比较。

外债的负担产生了为偿还利息而促进实现贸易顺差的经济政策。国际组织建议的政策包括了不充分的调整。这种办法导致了衰退、失业和放弃发展的能力。这种政策削弱了民政领导，使社会危机更付有爆炸性、威胁了现存制度，破坏秩序并且最终将对民主结构造成威胁。使我们更加感到困难的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现在对于我们的出口产品是关闭的。保护主义壁垒正在加剧，有人指责我们进行不公平的贸易活动，而这是不公正的。有人甚至将用来寻求保护发达国家的陈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发展中国家创造有利的和临时的条件利用现代技术来装备新兴工业的合法的权利相混淆，而这对于我们行使主权和独立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矛盾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所有努力都用来把外汇信贷转移到困扰和歧视我们的领域。我们陷入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拖延外债的威胁。

我们尽一切努力来进行竞争。我们的公司出口的利润很低，我们的工人的工资也是很低的。承认我们的最低工资是每月50元这件事本身是很令人悲伤的。

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必须在今后四年内保持贸易顺差以偿付相当于500亿美元的利息。

这就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形势，这是一个最有潜力并有广泛和各种各样的出口产品的国家，它的出口产品包括商品、石油产品、工业制成品、机器甚至飞机。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出这些因素对于其他不具备我们这些优势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

实现我们的对外诺言一直是我们的统传。但是，我们有义务使世界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改变当前的现况。必须进行结构性的改变，因为这种结构是不公正的。任何包含着公正或者荒谬的种子都是不能够生存的。

巴西并不想使债务问题成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他也不希望债务问题成为南北和东西方对峙的根源。基督教和西方的理想在巴西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我们相信，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自由贸易崩溃，自由本身也就同样的会消失。因此，我们相信通过竞争将会加强世界市场，同时在谴责现存的秩序时，我们将不为任何政治动机所动摇，我们唯一希望的是保卫我们最神圣的权利——巴西的神圣的权利。我们将通过敦促国际社会参加寻求解决办法来实现我们的义务。此外，这个解决办法是不能够单纯地建立在市场规则的基础之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胜利的各方认识到为了实现和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来指导各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建立这种经济秩序最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即重建欧洲对于稳定和国际安全本身是不可缺少的。重建欧洲方案的成功说明了当在一个广泛的角度当中考虑各方利益的互惠以及意识到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联系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能力。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局势，这种局势要求进行创造性的更新。现存秩序的支柱已经受到腐蚀并且已经过时。我们有必要讨论具体的措施调整国际经济秩序使其适应现实。

在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在衰退到来之前，是霍布斯的弱肉强食理论开始统治而不是亚当·史密斯的和睦的，付有成果的无政府主义统治。

考虑到对于西方世界的金融机制的稳定所产生的影响，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产生了卡塔赫纳协议，这表明了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团结，拉丁美洲国家受到了外债问题的影响，他们努力通过对话和谅解寻求解决办法。

拉丁美洲认为，从政治方面来说，谈判解决债务危机是十分迫切的。今天，正象四十年以前的情况一样，债权国的政府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解决的办法将超过经济力量相互作用。

我呼吁工业国家的领导人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解决外债问题。我这样做,是本着一个国家的尊严,这个国家采取了每一项努力以便忠实地履行它的国际承诺。

我们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如此,哪怕我们能够维持现水平的增长率,只有到1990年我们才能够达到我们在1980年就已经取得的人均收入水平。

我们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达到了极限。再要我们这样贫穷的民族承受更大的牺牲是不可能的了。相反我们必须保障巴西人民在今后的一些年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支付国际利率的能力是如此之弱,假如已经飞速上涨的利率再次上升的话,那么我们的经济就只有崩溃。

如果我们不维护并且扩大我们的对外联系的话,我们要形成一个自由的和多元化的社会就会面临更大的困难。然而,外债危机迫使我国经济遭到孤立变得闭关自守,其结果使进口机会减到最小程度,使我们同国际伙伴的公正平等合作关系变得薄弱和不能令人满意,并且也影响了他们民主地接受他们的那一部分责任。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于关于经济调整的空谈,认为只要第三世界的债务国作出牺牲,解决它们的外债问题。这种狭隘的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是有权享有体面生存标准的人民和具有正当的民族愿望的国家。我们应当认识到,解决外债问题既是债务国也是债权国共同的任务,否则的话我们就要冒风险,就有可能点燃危及整个大陆的火药。

这幅情景表明了拉丁美洲的整个社会在救世主面前,在蛊惑人心的诱惑面前,在独裁主义的呼吁面前是毫无防卫能力的。由于过去积累的错误,它陷入了不公正的局势。目前照亮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愿望是自由与民主的火炬,而不是动乱。这真是一种奇迹。

巴西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债务并没有导致怀疑。我们选择了没有衰退的增长,我们不从事那些会以虎头蛇尾地放弃发展而告结束的调整。

巴西不会以衰退、失业、饥饿来偿付它的外债。我们认为用这样高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偿付外债就会使我们丧失自由，因为用赤贫偿付债务就是用民主支付债务。因此，我想以最最真诚和公平的态度声明，如果不彻底地改革国际经济格局就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我必须谈谈和平，它是人类的最崇高的理想。但是什么是和平？难道它仅仅是没有战争，没有国与国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吗？或者说，和平难道不是标志着人类不遭受暴力，不遭受所有形式的冲突的自由，这种更为高尚的事务吗？我认为它是人类所计划的一种内心的世界，是指导所有的国家的准则。但是，在现实中我们知道，要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经历许多代人。

我们经历的现实是极端不一样的。我们工作的对象受到我们这个时代严峻的事实限制：这个时代充满着暴力、利己主义、复仇、依附、落后、奴役、核战争、饥饿的弊病、文化的差异，也充满着生态学、污染、恐怖主义、贫婪和剥削的攻击。

今日的和平还并非真正的和平。它是隐蔽的战争。导致和平的头一条道路是自由，而自由的政治组织是民主。自由的人民并不发动战争，在民主的人民之间是不会有战争的，这些人民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屈服于个人的独裁，也不就范于狂热的理想。战争与和平，战争与自由是互不相容的。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的那样，它只有在主权国家存在的时候才会存在。同样的，我们可以确认，只有让自由的和民主的发达国家存在的时候，当这些国家具备永久的体制，具备充分的行动权利，具备让人民作出自己的决定的条件的时候才有和平的，一致的解决办法。因此，联合国为和平而进行工作的最好办法就是争取民主。我们巴西人就遵循这一例子。我们通过民主解决了争端。当人民感觉到他们可以作出决定，他们就不再选择暴力了。他们致力于对话，致力于谈判。

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世纪的尾期。联合国的任务在于掌握偶然的冲突。现在我们就对边缘作用做出积极的行动，恢复联合国被剥夺了的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

对全体人民负责的尊严与权利。

在联合国的生命史中的第5个十年中，它的优先事项应当是计划实现下列目标：协助减轻两个主要权利集团之间不断升级的对抗；在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探讨本组织的谈判潜力，促进达成解决第三世界日益广泛的区域性冲突的解决办法；并且在削减控制和销毁武器特别是那些具有更大的杀伤力的武器的谈判中恢复它的主要作用。

然而，自由并不仅仅限制于行使政治权利。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穷人背负着一笔沉重的社会债务，一笔道义上的债务，他们是人类，我们呼唤他们为兄弟，但是并没有象兄弟一般地对待他们。

对丹麦人来说，自由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不存在威胁或干涉，对每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幸福生活的前景，因此，自由的概念尤其与自由生活的现状相关联，而且这种概念是尽可能地创造平等的机会。今天人类的生活已经反映了杰佛逊的梦想即：单独和集体地寻求幸福。

机会均等是社会自由的核心，它使得市场服务于人类而不是人类服务于市场。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那么自由便不会发展起来，而会在特权中失去活力并在压制中消亡。

在联合国成立前不久，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海德公园举行了一次对话，罗斯福问道，和平如何才能得到保证。丘吉尔答道：“通过英美联盟”，但是罗斯福反驳道，“不，应通过改善全世界的生活条件。”

我重申，若要取得和平就必须存在民主和自由：是自由而不是饥饿。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有饥饿，还有儿童喝不到牛奶，还有人吃不到面包，那么世界就不可能取得和平。在下一个世纪人们应该是能够均等受用粮食，非洲沙漠上的悲惨母亲的形象是我们的耻辱，食品不能再是成为交易市场供人们投机的商品。新的科学

技术已经到来，遗传工程宣告人类将出现一个丰富多彩的新时代。人类曾打破地球的界限并飞往遥远的星球，它完全有能力消除饥饿，现在所需要的是要消除饥饿的普遍意愿，这一决定决不应该受到否决，人们急需一个消除饥饿的和平计划。

巴西出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虽然它是一个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它却正在努力消除本国领土上的饥饿现象，巴西愿意与其他国家一道积极地动员国际社会在本世纪末以前消除这个祸害，对联合国及其机构来说，这一挑战也可以是一次机会，如果他们能超越多边主义的不良局面，那么就on能够表明他们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必须要有政治上的远见，以免只扩散或只播种核导弹和核弹头。

征服大海给人类带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征服宇宙是人类的眼界得到了无限的扩展：世界变得更大了，同时也变得更小了。在这一航程中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因为大家都必得面临生活最大的诱惑 新的人道主义必须以团结与和平为核心，只有存在自由才能有和平，只有自由才能有民主，只有当我们为受种族隔离压迫挨饿失业的人们提供生计时才能有民主，只有当我们在贫穷国家里热爱较穷的地区，只有当我们在富裕国家里热爱穷苦人民，只有当我们在较穷的国家里热爱最穷的人民，民主才能够存在。

四十年前，我们在战争的残墟上重建家园，今天我们必须努力地防止出现一场无名战争的残墟，即饥饿贫穷是生活的否定。

这就是人类的伟大使命：通过改变世界来改变生活。21世纪已是指日可待，让我们以热爱大自然追求理想的人们的眼光来看待新时代吧，让我们勇敢地宣布，自由与和平将最终消除贫穷和饥饿。

主席：我谨代表联合国大会感谢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所作的重要发言。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何塞·萨内被引进入大会会议厅就座。

一般性辩论

主席：在请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要提请各位代表注意1985年9月20日星期五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即在一个代表发言之后禁止在大会堂里表示祝贺的做法。我一定要使这一决定得到严格的执行，并始终如一地对所有代表团都一视同仁。我要呼吁所有会员国在执行大会这项明确的决定方面给予合作。

我还要提醒各位代表，根据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決定，发言人名单到10月25日星期三下午6点截止登记。我请各代表团能够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发言时间，这样我们就可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我们的会议。

舒尔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我要和巴西总统一起，向遭受地震灾害并正在进行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我们对墨西哥政府和人民处理他们问题的方式表示钦佩。就我们来说，我们对墨西哥政府就提供援助，提供药品，毛毯和用以清除碎砖乱瓦，寻找幸存者及灭火等各种设备方面的要求，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这些只是墨西哥的短期需要。地震将会造成的长期影响和代价还有待确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这种影响和代价是巨大的。在这方面，美国也准备对墨西哥的困境作出反应。这场灾难照我看来，也许你们在电视上和图片上也看到了，你们不会不想到墨西哥城看来有些象是经过一场战争的浩劫。当然，地震不是人为的事件。当大地在墨西哥颤抖时，那谁都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在联合国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绝不让人为地引起大地的震动。所以，让我们为和平与自由的事业尽我们的力量吧！

三年前，我第一次在联大发言时，当时曾强调需要现实主义。对联合国来说，也许没有其他东西最为合适和最为需要了。但是现实主义并不是玩世不恭，也不是悲观主义。现实主义是要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机会及各种明显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现实主义意即承认国际社会已经克服了许多挑战，并从而吸取教训。

现实主义意即懂得理想主义和为求人类更为美好的愿望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一部分，因而就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

联合国的创始者们有时被人指责为天真的乌托帮主义者，说他们为了建立一种集体安全的全球体制而忽略了强权政治的现实。我怀疑这种说法。40年前创建联合国的人们都是本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他们起草的《宪章》是一套国际行为的准则——他们清楚知道世界各国很可能做不到这些准则，同时他们却也知道确立崇高的目标是他们追求和达成这些标准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宪章》的崇高目标在今天具有具体而实际的意义，它们不仅指出了到达一个更好世界的道路；它们还反映了在当今世界中有一些最强力的潮流在起着作用。争取正义、自由、进步与和平是须臾不离的强力现实，这种现实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影响着国际政治。

我们的政治思想必须跟上这一现实。各国的政策应该适应人类——最基本的要求。联合国也应适应现实；联合国再也不能在政治和不切实际的表态中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们有工作要做。那末我们就干吧！

国际社会在以下三个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满足人类对民主、自由和正义的渴望；维护和完善全球和平与稳定；传播经济繁荣和进步。

第一，追求民主和自由。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现代通讯设备使世界大多数人民打开了眼界，使他们知道，他们大可不必生活在贫困和失望之中；相反，他们也可享受到过去只属于少数人享受的繁荣和自由。为理想而进行战争；以及战争之后在工业化国家中民主和繁荣的扩大，迸发出许多希望。

结果就是在短短几年中，一场追求民主的革命横扫全世界。1945年召开旧金山会议时，今天在座的许多国家当时还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属地——欧洲各帝国的殖民地。现在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数目众多的语言、文化和传统证明世界秩序中发生了这场革命。旧的帝国最终必得接受战后这种自决和民族独立的现实。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冲突其根源都是因为有些政府拒绝接受这一现实，即人民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用武力是永远也压不住的。

在南非，黑人多数所抱有的这些愿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的关注和支持。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种族隔离是否必须废除，而是如何废除和何时废除。再就是用什么来代替它：是种族战争，流血及各种新的形式的不公正，还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政治容忍和种族共处？结果如何取决于南非政府能否很快接受新的现实，以及双方热爱和平的人们能否及早地抓住这个机会。

这些是清楚的：南非各种族之间必须就宪法改革进行谈判。南非政府只有同具代表性的黑人领袖谈判，而不是把他们关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只有所有各方开始共同寻求一个公正的政府制度，才能结束暴力。

正如萨内总统刚才雄辩地指出，随着人民要求民主的愿望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实现，在过去5年里，这方面的前景已变得明朗的就是拉丁美洲。今天，拉丁美洲90%以上的人民生活在民主政府或显然走上民主道路政府之下，这与1979年时仅占30%形成明显的对照。

在中美洲，萨尔瓦多在杜阿尔特总统的英勇领导下已表明民主制度即使在困难的地区也能扎根、繁荣。自1982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公民不畏极端分子的暴力，绝大多数人参加了4次自由选举。他们的总统目前遭遇的个人折磨仅突出地表明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人为了争取实现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仍继续作出牺牲。各会员国应为他们的这一承诺鼓掌致敬。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今天萨尔瓦多是唯一受到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仔细调查的民主国家。

在萨尔瓦多的邻国中，哥斯达黎加一直是该区域代表制政府的灯塔；洪都拉斯即将由一个自由选举的政府代替另一个自由选举出来的政府；危地马拉11月份选举总统，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些发展应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对此，美国通过我们的《加勒比盆地倡议》和里根总统的《争取和平、发展和民主倡议》予以支持。

但是，中美洲的区域和平正在受到尼加拉瓜统治者以及他们的苏联和古巴盟国的威胁。在空谈民主的幌子之下，尼加拉瓜共产党背叛了1979年的革命，走上了一条对内实行独裁对邻国进行颠覆的道路。勇敢的尼加拉瓜人正在为在他们的国家恢复自由的希望而战斗，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正同心协力对尼加拉瓜的侵略进行集体自卫。

如何解决这一危机？中美洲各国同他们的近邻，孔塔多拉集团已提出了一份包括21项目标的文件。这些目标包括不干涉邻国事务、和国内反对派进行认真的对话、各国实行自由选举和民主、撤走外国军事人员以及削减军备等。我国政府支持达成一项基于对21项目标充份和同时贯彻的、可核查的条约。我们欢迎下个月在巴拿马恢复会谈并希望会谈导致最后的协议。孔塔多拉集团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最好讲坛。

萨尔瓦多杜阿尔特总统实现了他去年对大会所作的保证，同反政府的游击队进行了对话。尼加拉瓜统治者愿不愿向今年的大会作出并履行同样的承诺呢？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今年3月1日曾在圣何塞要求在天主教会的主持下进行国内对话以结束残杀。

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正等待尼加拉瓜统治者的积极答复。情况是不是这样：由于他们根本不是人民通过真正自由选举所挑选的，因而他们缺乏信心，不敢面对那些他们不能压制或关押的反对派，而他们在过去已经压制和关押了許多人。团结的尼加拉瓜反对派应参与尼加拉瓜政治生活并在外交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有区域性的和平。

民主革命的现实也体现在反对共产党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上：在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和其它地方，人民已经象在尼加拉瓜一样，组织起来抵抗独裁。与旧的欧洲帝国逐步接受战后自决和民族独立的现实不一样，新殖民主义者正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阿富汗，持续了将近6年的苏联侵略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但是人民抵抗的意志和争取从无情的暴政手中获得自由的决心是牢不可破的。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被杀害和蹂躏，数以百万计的人汇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难民队伍，无数的村庄、学校和农场沦为废墟。阿富汗的屠杀是苏联帝国主义在世界上从事的最大的屠杀，而阿富汗的抵抗也是世界上最坚决和最英勇的。

正如大会在曾经6次提到，苏联撤军将导致阿富汗问题的解决。解决办法还必须包括恢复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恢复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利，以及保证3百万难民安全而尊严地返回家乡。在苏联同意这样一个解决办法之前，阿富汗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全世界向受害的人民提供援助的努力也不会停止，同时，苏联在阿富汗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和平高调无法取信于人。我国政府同其他有关政府一道，随时准备执行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公正解决办法。

众所周知，柬埔寨是历史上极权主义思想最悲惨的受害者之一，这一极权主义的血腥屠杀之程度令人发指。今天，英勇的自由战士在西哈努克亲王和宋双领导下正在为收复自己的祖国而斗争。我们继续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和平解决方案：越南部队必须完全撤走，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在通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政府领导下得到恢复。

在其他一些镇压机构十分发展的国家里，数不胜数的男男女女正在为自由而进行不公开的斗争，他们唯一的武器是自己的良知和勇气。有些人因政治信仰，而遭受迫害，另一些人因宗教信仰而受迫害波兰团结工会的会员、苏联的犹太人、侵信会教徒、天主教徒、五旬节派教徒等，伊朗的穆斯林教徒都是这样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政府拥有大量的军队和武器，到底恐惧什么呢？

这些勇敢而且常常是无名的思想罪犯正在为了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得以获得联合国为他们提供的许诺而斗争。我们支持他们，我们要求参加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尊重他们的庄严承诺。正如托马斯·杰弗逊曾说过，“任何地区的任何政府都应该对普通男男女女的思想见解保持超然态度。”

人们在许多方面继续寻求和平。 尽管遇到了各种障碍，但还是有成功的例子，例如《南极条约》，它标志着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我们在处理即将面临的严重困难时，可以从已经克服了的困难中得到借鉴。

在中东，如果早10年或者15年，以色列与任何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和平即使不是不可能的梦想，似乎也是很遥远的。 最后，在遭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和四场战争之后，一位勇敢的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放弃了旧的想法，采取了任何其他阿拉伯领导人不愿意采取甚至根本不准备考虑的步骤：他认识到，以色列国是要存在下去的，他和贝京总理一起立下誓言，再也不打仗了。 和平与正常关系建立起来了，西奈归还了。

去年，人们做出了重大努力，在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之间进行新的谈判。 根据里根总统三年前的倡议，美国作出承诺，支持这些努力，然而，过去的教训是清楚的：要想取得进展，必须以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进行直接谈判。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回避这个现实，就只能延长痛苦，加剧危险。 追求所谓武装斗争的幻想是不可能获得任何积极成果的；但凡致力于和平、进行认真对话的各方倒可以做成许多事情。 做出重大努力，开始直接对话的时刻近在眼前——今年。

再向东看，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灾难性的战争仍然继续着，理智不能占上风。 由于伊朗拒不承认自己无法取胜的现实，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而战争的结束还遥遥无期。 我们再次呼吁双方进行谈判，结束战争。

在朝鲜半岛上，我们看到人们摆脱了贯穿过去40年的思想方式，迈出了尝试性的最初几步。 10年前，大大减缓紧张局势的希望很小。 然而去年南北朝鲜开始了多方面的直接对话，美国支持这些对话，因为美国认为，这是寻求解决办法的关键。 虽然长期的仇恨不能很快消除，但终究是开了个头。 我们同时还认为，大韩民国和北朝鲜都按照普遍会籍原则参加联合国，将有助于减缓紧张局势。

也许，需要用新的思想方法来对待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得到国家赞助的国际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同全面武装攻击完全一样，是违反民族利益和价值的一种战争形式。它也是一种武器，尤其是被用来专门反对无辜平民、自由民族、民主、温和方式和和平解决方案的一种武器。它是对联合国所支持的一切事情公然冒犯。

在联合国系统内，人们通过合作反对恐怖主义威胁，已经取得了进展。许多国家签署了海牙、东京和蒙特利尔公约，以使空中旅行更为安全，并打击劫机和破坏行为。在向外交人员提供保护方面已经取得进展，有些国家已就如何处理人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就在这个月，参加米兰联合国第七届防止犯罪和罪犯待遇问题大会的各会员国通过了一项措词强烈而且范围很广的决议；该决议促请所有国家遵守这些协议加强国际行动，反对恐怖主义。

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一起，改进安全标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阻止和防止了大约90起针对美国设施和美国公民的潜在恐怖主义行为。但是，战斗仅仅刚刚开始，而且只靠一个国家的政府是不可能取胜的。文明世界必须正告恐怖主义者和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将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保卫我们自己。

核时代的现实使得美国和苏联在过去40年中进行了对话，虽然程度时有变化，但这是两个对手为保持竞争和避免战争而进行的空前尝试。我们知道，我们担负着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仅是为了我们两国的人民，同时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

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是让我们记住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在历史上两次毁灭性最大的战争之后，两个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一起，40年来避免了世界战争。我们在限制核试验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自1968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来，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限制了核武器的扩散。20年前，人们都认为今天会有15到20个核武器国家，然而过去20年中，只有5个国家宣布拥有核武器。美国仍然致力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各项目标。该条约的第三次

审议会议刚刚在日内瓦胜利结束。美国和苏联采取了实际步骤，避免冲突。我们早就达成协议，共同努力，以防止海上事件发生。我们建立并改善了用于在危机情况下进行联络的“热线”。

在日内瓦的核武器和外空武器谈判中，美国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建议：把最令人不安的武器——战略弹道导弹弹头——削减将近一半，在世界范围内销毁美国和苏联的全部远程和中程核导弹，最终彻底销毁核武器。我们一再强调我们愿意进行谈判并考虑其它替代建议。我们在每个建议之后，又进一步试图找到与苏联的共同点。我们提出了交换条件，并且明确我们愿意考虑苏联的合法关心，他们希望达成一项加强战略稳定和威慑的协议。

日内瓦的会谈进展是缓慢的。至今，苏联还未以会谈所需要的态度来进行谈判。然而，我们达成公平协议的决心没有动摇。

本着这种精神，里根总统去年6月做出决定，继续执行我们的政策，即，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先前协议的限制，其条件是苏联也要表示类似的克制。尽管总统对这些协议有重大保留意见，并且对苏联不遵守协议的历史情况感到严重关切，但是总统还是做出了这项决定，为的是，形成一种真正互相克制的气氛，使得军备管制取得进展。

虽然最直接地通向一个更为安全世界的道路是进行公平的、可核查的削减，但我们认为对于核试验进行可核查的限制，也是有价值的。为此，里根总统去年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提出美国和苏联在试验场地进行专家互访，以便直接测量核试验的当量。这将大大增强人们的信心，即人们对拟议中的地下试验条约限制的可核查性的信心。苏联拒绝了这项建议。然而，去年七月，总统发出了无条件的邀请，让苏联派出一个小组到内华达试验场实地观察并测量一次核试验。我们再次呼吁苏联接受这一邀请，这是向拟订可核查的核试验限制迈出的实际而积极的一步。

1972年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时，人们认为，对防御系统的严格限制将能够真正地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但是，苏联从来就不同意对进攻性核武器做大幅度的削减。相反，苏联不断地进行空前的军事集结，特别是在具有第一次打击能力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因而削弱了几十年来的威慑基础。这样，苏联的行动就使人们怀疑依靠进攻性报复来维持威慑和防止战争的战略。

解决的办法是，首先我们双方应同意在进攻性武器的数量和破坏性潜力方面进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可核查的削减。但是，也还有解决问题的其他办法。里根总统已经指示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根据新的技术并且完全按照《反弹道导弹条约》，研究防御弹道导弹进攻的可行性。战略防御能够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里。我们将继续依靠威慑来防止战争，但是，威慑的基础应该多依靠防止潜在进攻者得逞，少依靠进行大规模相互破坏的威胁。这种威慑的办法将更安全，更稳定。我们目标不是夺取优势，而是增加双方的安全。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过，反导弹系统“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生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说得对。

我们愿意同苏联合作，在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进展要求，必定要求，有良好的意愿，现实主义精神和诚实的态度。在没有我们西方常见的公开辩论的苏联社会的帘幕后面，一项重大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了几十年。苏联现任领导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苏联在战略防御方面的开支相当于其进攻性核力量方面的开支。他们都知道这一点。苏联人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太空军事计划，去年进行了约100次太空发射，其中约有80%纯属军事性质，而美国总共只进行了约20次的太空发射。苏联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部署了世界上唯一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其核武器截击设施和其它组件正在日趋全面的现代化。他们正在研究同我们一样的许多新技术，而且在某些领域领先。苏联拥有世界上唯一的经过广泛试验和完全可使用的反卫星系统。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自己在这些领域里所作出的努力。他们对美国方案的大肆宣传是片面的，不可当真。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从应有的认真态度来谈这个问题。让我们在安静的谈判会议室里认真进行谈判，缩小我们的分歧，取得真正的进展。

在其它军备控制方面也必须取得进展。近年来，由于苏联及其它国家违背了国际协议，对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限制遭到了削弱。1984年4月，美国建议达成一项全面的条约，在全球范围内禁止化学武器。我们将再次在第一委员会提出一项有关化学武器的决议草案。我们必须就严肃认真的和可核查的建议进行会谈。

为了减少由于失误发生冲突的危险，我们和我们的北约盟国在欧洲裁军会议上已经建议采取重大的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为了提高中欧的安全，我们不断地寻求各种方式，以推动在维也纳举行的相互平衡力量裁减会谈。

总之，美国和苏联现在有了一次减少战争危险的历史性机会。里根总统正期待着十一月份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会谈。我们列在议程上的项目不少。美国正在努力使这次会谈能够产生结果。我们也希望这次会谈本身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已经开始的广泛对话。苏联表现出的任何达成公正协议的诚意和意愿将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很好的响应。

正如今天的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民主革命一样，经济思想领域里也正在进行一场革命。人类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承认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中央管制经济尽管自称不凡，但是在使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做的并不很好。实际上，这种经济只是作为少数人的权力工具，而不是大多数人的希望。在那些思想开放、理智地对待问题、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一味搬用过时教条的国家里，物质进步与繁荣的希望已经得到实现。新的思想方式，即自由经济，其实就是许多人已经忘却或从来就没有理解的古老真谛的再现。

比如，在亚洲，依靠自由市场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相对缺乏自然资源，但是已经取得了历史上最显著的经济繁荣。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大韩民国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年以7%的速度增长，堪称世界上最高的增长速度，东盟已经成为区域发展

和政治合作的一个模式。南太平洋的岛国承认自由经济的成就，也继续鼓励私营部门经济。我们同它们一道正致力于尽快达成一项对大家有益的区域渔业协议。

这些国家和其它国家的成就表明，经济学的规律对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视同仁的。对所有国家来说，财富的真正源泉都同样是个人的能力和创造性，而不是国家。时髦的社会主义理论流行了几十年之后，我们今天在每一块大陆上都可以看到各种试图分散中央管制、减少规章制度，取消国有化和扩大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自由市场中互相作用范围的努力。印度、中国和其它地方正在采取新的政策，挖掘各种人材的创造力。今年五月，在波恩经济首脑会议上，最大的民主工业国家的领导人也承认了这一真理。各国走向繁荣的起点都是一样的：个人的自由和积极性。

这一真理应该成为我们面对今天的经济挑战的指导。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干旱使大约三千万男女老少面临危险。我们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人。美国同其它西方国家一道，承担了一项历史上最大的救灾计划。仅在今年，美国就提供了十二亿美元救济旱灾和饥荒，以及八亿美元的其它经济援助。已经提供援助的国家应该继续这样做，还没有承担应尽义务的国家应开始这样做。

但是，我们应为受难者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粮食如此缺乏？”旱灾无疑是原因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些国家则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其一是政府的政策严重阻碍农业生产。这种政策必须加以扭转。已经进行自由经济改革的国家受益非浅，可以为其它国家引路。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适当的技术。美国正在执行一项加强非洲农业研究的长期计划，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于这块大陆掀起一场绿色革命。

和非洲一样，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国家也面临持续的债务问题。许多国家进行了必要的，但有时是痛苦的调整，并且也采取果断的措施，来削减政府开支，取消补贴和价格控制，允许货币根据市场调整，让利率自由波动以鼓励储蓄和阻止资本逃逸，同时还创造各种吸引新资本的条件。当然，紧缩本身并不是目的。进行短期调整的目的是回归到长期增长的道路上来。

在进行这些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审慎行事，不能让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为了偿还陈年旧债而妨碍它们未来的增长。债务国和债权国之间进行创造性的合作，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提供建设性的援助，是达成上述目的的必要条件。

在帮助这些国家解决债务问题并使它们恢复持续增长方面，其他国家也会发挥重要作用。筹措外来资金以支持有效的调整，无论是在过去或是在今后，都是非常重要的。还必须获得进入出口市场的机会。实际上，自由贸易制度对于我们所有各方的希望的现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贸易扩大曾经是推动战后繁荣的引擎，因此，如果我们恢复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造成经济大萧条的保护主义，那就等于自找死路。保护主义不是一味良药，而是一种可使我们大家同归于尽的疾病。贸易必须自由、开放和公平。美国将努力确保这种贸易，但其他国家也应该这样做。我们要开放贸易，但这意味着彼此对等。我们绝不能接受那些针对美国产品的壁垒。

里根总统今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世界贸易越是自由，人类进步的潮流和各国间的和平就越强大。”

维护和加强贸易制度很可能是国际社会今天面临的核心经济问题。正因为如此，所有国家必须参加明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新一轮会议的筹备工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象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能够单枪匹马地确保一个自由贸易制度。我们和其他人为了使货物、劳务和资本自由流通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筑在合作的基础上。实际上，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才是使美国和其他四个主要工业国昨天坚决表

示，我们决心共同努力，解决本十年中一些迫切的经济问题。

健全的经济政策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加强世界经济的关键。我们美国的政策已经使个人充分发挥才智、减少政府作用、并使价格趋向稳定，从而我们已于1982年以来创造了八百多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引导世界从衰退中摆脱出来。但是，世界经济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失衡现象，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支付、汇率和资本流动等领域。为了保持住最近在经济领域所获得的惠益，并保持住不断有着进步的希望，那末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协同的努力。就美国而言，它必须限制公共开支，减少预算赤字，鼓励储蓄。其他国家必须进行更大的努力，减少各种政策的僵化，并促进有助于调整和扩展所必要的私人投资。

我们曾成功地解决了能源危机，控制了通货膨胀，因此我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曾几何时，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也被看作是难以克服的。如果我们能忠实勇敢地正视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思想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今天就能再次取得成功。

四十年前，联合国的缔造者认识到，必须找到新的办法，来管制国家之间的行为。今天也是如此。《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在提到“我们”时，并不区分种族、教条和国籍，而是把我们看作男人和女人。当我们遥望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什么是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那就是上述文件所载的对和平、人权和物质福利的切望，这些使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远比使我们产生分歧的东西重要。

自人类有史以来，阻挠着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是少数人企图统治多数人的欲望；今天，它也是阻挠着我们进一步实现《宪章》宗旨的主要障碍。但是，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今日，变革，技术变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通讯和信息的革命也许是我们时代意义最深远的发展。那些企图阻挠着知识和信息自由流通的政治体制，只能使其公民到了下世纪沦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前途无量的社会都是那

些能够传播知识、随机应变、富有创造力、开发知识丰富的公民的无穷尽才智、从而充分利用新技术的社会；显然，自由社会是最有能力迎接这种挑战的。通讯革命可以说是一场真正的解放革命，因为它威胁了暴君们赖以维持绝对统治的信息和思想垄断。

我们看到，在每一个大陆上，从尼加拉瓜到波兰，从南非到阿富汗和柬埔寨，对自由的渴望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民主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蒸蒸日上。今天，我们可以满怀新的希望，翘首盼望真正实现联合国目标的那一天。

基索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正值我们开始工作之时，由于接二连三的地震给墨西哥造成巨大破坏，墨西哥政府及友善的墨西哥人民面临了一场可怕的灾难。

我谨代表布尔基纳法索人民，和民族解放理事会及其主席托马斯·桑卡拉上校，向墨西哥政府和人民转达我国代表团的悲哀，并在这一悲惨的时刻，向你们表示最强的声援。我们布尔基纳法索人也遭受过民族灾难，因此我们完全理解这场降临墨西哥及其人民的悲剧。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您主持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届会议。您代表的国家与非洲邻近，因为由于其地理和历史的缘故，西班牙一直是非洲和欧洲之间的联系。在您的许可下，我要向您的前任保罗·约翰卢萨卡表示诚挚和当之无愧的敬意，他成功地主持了第三十九届联大。

几天之后，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将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试图只用几分钟的时间描绘这个已经成立四十周年的组织是徒劳的。我国代表团不打算这样做。

我们来到这个讲坛是为了使我们的人民、布尔基纳伯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布尔基纳法索能够以联合国其他158个会员国交流思想。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积极和建设性的思想集中在一起的话将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最忠实的联合国状况。

四十年是一个布尔基纳法索公民的寿命。这说明并能够帮助表明，我们在布尔基纳法索最迫切的愿望和最诚挚的希望是看到联合国发展并取得进展。因此，我们正在努力工作，这样联合国可能对为所有人民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我们在四十年中共同取得成就的决算表是积极的。大家庭的圈子扩大了。创始会员国的数字增加了3倍，基本上说，所有会员国或多或少地遵循《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和宗旨。

然而，《宪章》的崇高的思想基础在实际执行中确实一直没有得到对其执行来说极其重要的共同政治意志的支持。

在《旧金山宪章》签字四十年后的今天，非殖化在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仍然没有完全实现。

在广岛事件发生40年后的今天，核战争的幽灵仍然笼罩着人类，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危及人类的未来。

尽管联合国在阻止诸如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爆发的战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编一章有关至1945发生的地区冲突的清单的话，这张清单将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可怕。

法西斯主义和世界认为它已经征服随着纳粹主义的失败已经埋葬了的制度化的歧视在南非和以色列重新出现，在那里，法西斯主义和制度化的歧视以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和犹太复国主义制度的形式在国际社会面前傲慢地重新冒出头来。

更加糟糕的是有人玩世不恭地利用愚昧和这个工具，愚昧和饥饿在我国和非洲萨哈拉每年使300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

我们认为，这个武器如同核武器一样致命。它甚至更加致命，因为它允许更加有效的政治讹诈形式。它使这个世界上的强国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几百万吨的

粮食援助，这样一方面缓和自己国内的公众舆论并使他们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安慰，另一方面使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深信，解救他们的唯一方法永远取决于强国的人道主义姿态。这样，要求得到自己生产粮食的工具而不是接受带有鼓舞性的援助也许会被看成是拒绝人类对正在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儿童、母亲和父亲的声援。

外债问题必须要同各国人民发展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来加以处理。

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上一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上，我们的国家元首托马斯·桑卡拉说：

“布尔基纳比人——即正直和诚实的人民——将不会对任何人搞诡计和欺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沿着解放我们的人民的崇高的道路上前进的同时，我们毫无怨言，默默地以一种正直的方式偿还外债。在强加给我们的束缚中，我们将坚强地、不妥协地、不悲观地和衷诚地继续战斗下去。怎么能够要求被排斥在外的人民偿还他们最近才知道存在的债务？如果我们的劳动大众知道，这笔使我们如此烦恼的债务只占世界债务的1%之一的話，他们将会说什么呢？”

目前的债务负担阻碍了任何经济复苏。我国的立场是，我们债务国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以便防止在有组织和联合起来折磨我们的同伙的面前我们的队伍出现分裂。只有这种穷国之间的团结才能使我们如果不是通过取消这笔债务但甚少是通过暂停支付债务来解放自己。

科学和技术的巨大成就并未用于全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如何解释，在21世纪的前夕，世界上尤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千百万人正在由于愚昧、饥饿和疾病而奄奄一息。

布尔基纳法索在过去两年中的革命经历一直建立在所有过去革命的基础上。我们一直并将继续毫不例外地同情全世界所有人民的不幸。但是，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因为它断然拒绝低三下四地模仿别人。

在开辟了一条通往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新的道路时，我们已经决定谋求更加

符合我们的文明，并能使我们的人民以世界上其他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所有人追求福利和进步的组织方式。

调动和合理组织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自由地以集体性的纪律约束自己，从而敢于给陈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带来深刻的变化，这反映出我们对这一目标的追求。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的人民在全国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社会的主要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只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接种突击队”在15天的时间内为2500个9个月到14岁的儿童接种了预防麻疹、脑膜炎和黄热病的疫苗。接种率达106%，这表明，来自邻国的儿童也将受益。

第二，由于具有调动革命防卫委员会的所有经历和民主和革命的结构的政治决心，象瓦加杜古这样一个首都城市拥有150口井，向早些时候缺水的20个部门提供饮用水。

我们很自豪地提请注意联合国专门机构所做出的有效贡献，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我们“突击防疫接种”努力的贡献，我们还要感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帮助我们挖井和与我们基础设施有关的其他工作。我们不是仅仅在这里为我们的成绩进行吹嘘。我们是在表达一种信仰，这是我们在过去两年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信仰。

在布尔吉纳法索，某些实实在在的进展，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进展证明，只要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过去不被认为是可以改变的事情，同时努力尽可能多地实行变革，我们就能够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通过我们每日的斗争，我们还以言辞和行动参加了所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公正合法斗争，这些主义都是阻碍在全世界建立公正和平等和平所有建议的罪恶主要根源。

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研究仍然是联合国在40周年前夕的主要任务。

秘书长在他的工作报告(A/40/1)中，正确地强调了每个成员国必须发挥的作用，以保证联合国任务的完成：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安全理事会内，布尔吉纳法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它参加是要坚决捍卫《宪章》的原则以及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我们赞同秘书长对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建议，使联合国的这个主要机构成为和平的真正捍卫者，而不是有些时候与人民的基本关切毫无关系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对抗场所。

除安理会外，我们还愿意重申有必要使联合国免除双边论战，而使其再次成为多边主义的真正论坛。

祖国或死亡，我们将胜利。

达纳巴兰先生（新加坡）：主席先生，允许我祝贺你就任这一崇高职位。在这个大厅中，象你这样和联合国共处这么长时间的人不多。如果联合国大会第40届会议要对未来提供有益的新的方向的话，这就需要有远见和领导。你主持大会是最恰当的人。

还请允许我现在将我们对你的前任保罗·卢萨卡大使的工作的深切赞赏记录在案。他以在整个39届大会中的杰出领导给他的国家和非洲大陆带来了巨大荣誉。39届会议的成绩之一是对影响许多非洲国家的危机以言辞和行动表现出巨大的关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卢萨卡大使的努力。我们感谢他。

在近几年中，联合国还从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阁下的英明领导中获益良多。自1982年至85年的一系列非常坦率和具有远见的年度报告中，他公开讨论和分析了本组织的力量和弱点。那些需要了解今天联合国所处地位的人只需要这四个年度报告就能够理解今天联合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联合国的威信处在最低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及再次得到世界注意的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一般现在很少得到考虑。《宪章》说，建立联合国是“欲免后世再

遭战祸”。然而，在过去40年中，已经发生大小150次武装冲突，杀害了一千六百万人民，也许高达两千万。仅在1983年，就发生大小40起武装冲突，卷入75个国家——联合国的一半成员国。这些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源于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对这些冲突没有熟视无睹。每年我们都再次就外国侵略、占领以及巴勒斯坦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苏联和越南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武装占领类似关键问题采取原则立场。尽管我们的发言清楚无误，冲突仍在继续，导致了对联合国的批评，认为本组织可能已经失败。

最近在南非的事态发展给我们以一线希望。联合国的批评者过去声称，在本会厅对种族隔离的不断谴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南非人民和国际社会愤怒地打碎了种族隔离政权的某些支柱，这些事态证明，本组织的百折不挠是会取得结果的。

不幸的是，在东南亚，越南继续指责和拒绝联合国关于柬埔寨的决议，从而破坏了整个联合国的信誉和合法性。最近，在卢安达召开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重申，不结盟运动致力于联合国的决定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如果正如越南经常声称的那样，它诚挚地希望和邻国在和平中共存，他就应当遵守不结盟运动的精神和原则，立即执行联合国关于柬埔寨的决议。

有些悲观者声称，联合国的日子不长了，我不是个悲观者。然而，我的确相信，联合国今天的确处在某种危险中。联合国可能变得与和平和安全问题漠不相关，而解决和平与安全问题正是建立联合国的主旨。这种危险是清楚无疑的。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联合国的每一个成员国应当自问一下：如果联合国失败了，对谁有好处？

用一个当代的比喻，我们愿把超级大国比作超级油轮，而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比作小船，而其中某些甚至是几乎刚刚可以漂浮的小筏子。

看一下战争与和平的现代问题，联合国经常是陷入从超级油船的角度看世界的陷井之中去。有许多裁军决议都声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两个超级油船之间冲突的危险。我认为不是这样。

一方面，如果这两家超级油船之间发生冲突，我们大会都要毁灭，这是事实；另一方面，这种冲突又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它们两家在这种冲突中都将蒙受重大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没有一个苏联或美国士兵是因为它们两家互相打仗而死亡的。

但是，每家超级油船都企图雇用一些小船只来互相撞去，或者以革命和解放的名义来把水搅混。

像我们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一直感到惊讶的是有如此多的小国家竟心甘情愿承担这种制造混乱的任务。当发生这种混乱时，超级油船并没受到任何威胁。只是那些小船才面临着翻船的危险。

因此，革命和动荡是否对第三世界有利仍是个谜，这个谜特别由于其中一个超级油船而更加神秘了。更为有利于第三世界小国的是记住，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将有助于贸易、投资和资金向第三世界流动，将增加我们经济发展的前景。

因此，我今天的发言不是针对超级油船，而是针对一百多个小船小筏。让我共同为建立一个更为强大、更有信誉和更为有效的联合国而努力。我要重申，因为这是唯一致力于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国际机构。

从历史角度上来讲，联合国宪章是极其伟大的革命性的文件，人类记载历史经历了许多社会和民族的兴衰。弱肉强食法则胜利了。那些强大的国家声称有权领占它们的邻国，在它们的军队跨入别国领土之后有权奴役和屠杀别国人民。

1945年6月，一个大胆的文件诞生了，宣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停止。这一文件就是《联合国宪章》。

那些希望本组织从地球上消除的联合国批评者们应该停下来考虑一下选择。如果联合国没有完全抹除五千年有记载历史的习惯，应该记住的是，联合国四十年的存在不过是时间的一瞬间。

根据历史的自然展现，《联合国宪章》在其第二条中规定，联合国的基础是“所有会员主权平等原则”。

《宪章》关于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概念意味着，各民族如果愿意的话有权力发展的强大，但它们没有权力在它们边界以外进行括张。因此，所有在过去四十年中新兴的脆弱国家迅速重申它们致力于联合国就不奇怪了。他们这样作不仅因为这是一种崇高的想法，而且因为这是最容易得到的生存保障。

这种平等国家的革命性概念能否在21世纪还生存呢？可能的。但要实现这一点，所有国家必须为一个强壮而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而努力。坚定强调领土完整和主权平等原则的可信任的、有效的联合国能够使得世界上小国更为容易保持它们的独立。

世界上小国家图企违背《宪章》规定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毁灭奠定基础。

技术的发展使得联合国日益有效，整个世界正在以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速度而缩小。曾经被高山和海洋所隔离的国家现在可是近在咫尺，电信和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这成为了可能。

今年7月，几乎15亿人，或说是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同时观看了为援助非洲而筹款的现场音乐会。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每天有大量的人员物资流动，在亚洲所发生的政治动荡可以导致在加拿大领土上的飞机里装一颗炸弹；一种新的令人惊慌的影响北美的疾病可以会在24小时之内传到地球的另一面。

我们担心，今天的国际机构不能够处理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新工作网和方式。

再说我们是同属一个星球已经不够准确了。整个世界是一个全球村庄这一过

去的老的说法今天比以往更具现时性。在整个历史上，村庄居民区似乎常是稳定和持久的。人们很关心自己的邻居。他们对直接影响他们的问题采取谨慎负责的立场。

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全球村庄里，当各国看到全球各地问题对它们自己有直接影响时，它们就将以更加负责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我们将大会和安理会变成村议会，就能够有助于促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这话不是轻率说出的，也不是耍耍嘴皮子而已。在村会议上，有时放放怨气是有益的。联合国很成功地起到了这一作用。无数小型战略的避免就是因为一些明智的领导人将他们的愤怒和他们人民的愤怒带到大会厅里来，使它在本大会厅内爆发，给他们的人民带来进化，减少战争的冲动。没有任何其他世界机构能够完成这一从不要求感激的任务。

但是，愤怒和对骂如果太多的话也会损害气氛。这一点也在联合国内发生过。本机构正在为其自己的辞藻所征服。我们并不是第一个说这种话的。今年6月份，一些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在卢萨卡大使的干练主持下在纽约举行会议，来讨论联合国目前状况。我赞赏他们给您的报告。

他们提出了许多办法。联合国秘书处需要严谨的管理。在辩论中，应该促进建立协商一致意见。应该减少联合国决议的数目和篇幅。应该竭尽全力消除那些不再有意义的议程项目。会议应该准时开始。

如果采取了所有这些建议，全世界将更加注意本组织的审议，和注意每年所通过的重要决议。

如果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内的小国能够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继续走一条明智和谨慎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言行一致的继续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承诺，如果我们能够我们能够逐步地清除本机构内审议中的空洞词句和假象，那么，我相信当我们进入

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联合国将仍然是有用的。

作为联合国最小的会员国之一，新加坡庄重至力于将联合国带入二十一世纪的任务，我们言行一致地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承诺。

拉米雷斯·奥坎玻先生(哥伦比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哥伦比亚对墨西哥发生的悲剧表示悲痛。我们希望回顾我们对那个兄弟国家的和拉丁美洲集团的声援。我们将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起草一份决议草案，使联合国参加着手应付那个国家发生的不幸事件的努力。

我国同全人类一样，对西班牙非常感激，由于那个国家，五百年以前两种主要的文化相遇，这使我国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从苏亚雷斯和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西班牙就是人民法律的建造者。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职务由其一位善长处理此类问题的富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来担任，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荣幸的作为我国代表团的团长，向德皮内斯先生表示祝贺，我们希望他的工作将同我们今年正在举行的庆祝活动一样富有成果和意义。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是一个兄弟国家的杰出的儿子，我国同他的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他干练和公正地主持了本组织的工作，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承认。他的报告将有助于指导我们的讨论。

这个讲坛提供了一个场所，在过去四十年间，生活在当代世界的各种族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时代的各个困难时刻来到这里，表明自己的看法和他们人民意愿。这个讲坛象征着人类彼此和平相处的意愿，我们今天来此就是向这个组织表示敬意。

有些人无视和猜疑联合国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联合国组织是防止最后毁灭的最好的屏障；这是一个进行对话的场所，使用的是讲理的方式，以平等的方法消除看起来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分歧。

我们要纪念美国总统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正是他们在《大西洋宪章》中表明了如下信念，必须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直到最终得以建立一个广泛和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

这一信念包含了本组织的种子，在以后的年间，这颗种子为人类提供了积极的成果。本组织的政策帮助扑灭了残酷的世界大战留下的余烬；正是在这里我们努力同人类丧失理智所造成的后果，即战争和破坏进行斗争。

我们的上一代人建立起了本组织的结构，这是他们的骄傲；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上一代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表现出了广泛合作的意识和尊重小国意见的意识，象我们这些小国在日常建立法制的过程中都诉诸法律来解决争端。有史以来，我们第一次被征求意见，第一次有权表明我们的看法和投票，以便为一个新的时代奠定基础。那种大国绝对控制人民和地区强行作出决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拉丁美洲国家特别关心保护它们长期以来为之服务的区域性组织，我高兴的想起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哥伦比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该建议中包括了履行新的国际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义务和责任的诚意标准。

在过去四十年中，参加历届联合国大会的哥伦比亚代表团都重新确认了联合国缔造者们的精神。当时，有证据表明，在确保理智战胜武力，法制战胜专断、自由战胜任何形式奴役的手段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立场。然而，我们一贯赞成以对话来作出消除不同立场的手段，认为对世界来说，看见各种不同的思想交锋要比看见武器的交锋更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所具有真正革命的方面是它建立了一个所有国家都能参与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处理问题是通过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说，通过使用权利的最古老和最民主的方法——即大多数国家赞成还是反对——来作出决定，以便更好地表达世界各国的意愿。

为此原因，我们在旧金山会议上反对将使用否决权的权利包括在安理会的决定中。我国代表团解释了哥伦比亚为什么投票反对雅尔塔会议方式的理由。显然，当所建议的这种投票制度完全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交给五个大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来处理，这就同通过简单多数来决定本国际组织的问题这一原则产生了矛盾。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团长，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指出：

“否决权就意味着五个主要国家的利益将服从于一个国家的意愿。其结果就将总是同意不采取行动。这种无所作为的局面将使安理会和大国的信誉受损，并将使本组织衰落。不允许在未来对此进行修改是不明智的做法”。

现在，我们也许已有充分的能力来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国际裁决，使各国以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彼此间的所有分歧。因此，我们应该更明确其基本原则之一：所有国家一律平等。

联合国的道义力量的基础就在于它代表了世界上的所有人民，因此，没有任何人对其合法性提出质疑，根据其定义，这一明确建立的秩序的目标是为了获得尊重和实现平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把自己的法律置于这种秩序之上。

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自私的考虑，必须维护并捍卫联合国和联合国所建立的各机构，这些机构在世界许多地方举行活动，与饥饿与疾病进行斗争、传播知识、保护儿童与难民、提供就业和保护环境，并为发展进行斗争。

这次纪念会议必须加强这一道义力量，即使联合国的有益行动能够象在过去40年间那样防止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把我们引向灾难。

这就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参加了不结盟运动国家的行列：我们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寻求自由的历史传统。我们的政治信念包括支持所有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每个国家的自决权利，以及进行多元合作，防止集团政治所带来的冲突等原则。

我们认为，现在应该从《宪章》的各条中删除“敌国”的措词；从目前世界的政治结构来看，这些字眼早已过时，世界已经改造了大战双方所造成的破坏。

人类自然无法忘记广岛的浩劫，尽管这一城市现在已经变得多么美丽；并不是出于报复或复仇的目的，而是作为新的核浩劫将会带来怎样后果的活见证。

起草《联合国宪章》的目的是要消除人类当时所蒙受的苦难。我们现在面临的新的对人类尊严的攻击浪潮已经在当今世界上严重地破坏了上述美好愿望。我指的是恐怖主义，这种危害和破坏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带来更多的无辜受害者。各国必须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与这种罪行进行斗争，这种罪行有着政治因素。国际社会一定要要求会员国对支持这种行动的人进行制裁，从事这种行为的人最近可耻地绑架了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的女儿。

这种新的战争——由于是不公正的和胆怯的，应当被称为“肮脏的战争”——对人类来说要比常规战争的危害更大。尽管联合国已经开始审议这一问题——这对我们正在纪念的40周年是很合适的——我们也应当签署一份反对恐怖主义的公约。

我们最近吃惊地注意到一些发达国家把值得争辩的费用问题作为理由，不支持秘书长呼吁召开一次全权代表会议以解决毒品贩运问题的行动。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记录下我们的立场，我们支持任何为此目的的倡议，因为毒品贩运危害人类的健康。

哥伦比亚重申与这种罪行进行斗争的决定。我们实际上正与许多其他国家和所有邻国一起在进行斗争。在安第斯集团外交部长最近的会议上——该集团的成员包括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我们同意制定一份多边协定，补充现有的双边协定，这份协定将以我国前任司法部长博尼利亚先生的名字命名，博尼利亚先生由于与贩运毒品进行斗争而被可耻地谋杀。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加强国际上反对毒品贩运的行动。

我们强调，限制常规武器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那些国家在本国和国际上正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战斗。国际社会现在应当正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有着许多既得利益。因此，我们在美洲国家组织内多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我们区域特有的问题。

显然，我们必须为日内瓦有关贯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会谈和达成新的协定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这些将使人类确保地球不会被大国间的疯狂游戏毁灭。

另外，我们赞同建立更多的无核区，就象根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在拉丁美洲所建立的无核区那样，以及已经提出的印度洋、非洲和南极无核区。

为了完成非殖化的任务，联合国必须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哥伦比亚重申对纳米比亚的声援。我们绝不能承认南非建立的继承其殖民主义遗产的政府；在这方面，联合国已经作出了保证给予纳米比亚人民自决的决定。我们将进行所有必要的外交战斗，直到非洲的那个值得尊敬的领土上恢复自由与正义。

地球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污点；种族歧视仍然在南非存在。该国最近的事件再次暴露了可耻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面目，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话来说，这个政权玷污了整个人类。

我们重申阿根廷和英国都需要回到谈判桌边来恢复对话，以使它们能够把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与岛上居民的利益协调起来。

我们很高兴看到两个朝鲜恢复了对话，同时交换了经济、体育和红十字团体的访问。我们坚信，相互谅解的和平道路是达成令人满意的协定的唯一道路。

我们也表示，我们坚决希望能够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为塞浦路斯问题找到一个公正的和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重申秘书长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

十年前哥伦比亚在这个大厅中第一次阐述了对诸如我们这类赤道国家在同步静

* 主席回到主席台就座。

止轨道上的权利的立场。从那以来，我们积极地参加了有关机构的活动以便能够接受我们的观点，其基础是阐明我们的主权以及在新的空间法的范围内寻求平等，而空间法是随着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开始了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探险活动才问世的。

哥伦比亚期待能够打开通向积极的和平等的国际合作的大门，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权利以及赤道国家特定的地理位置。*

要利用这一有限的自然资源来缩小而不是扩大空间技术的差距以作为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因素。

在这十年期间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决定，具体地说就是在维也纳1982年联合国外空会议的决定；会议所建立的主要原则就是平等地和平利用空间轨道，以促进全人类而不仅仅是空间强国的利益。

同年在内罗毕举行的全权代表会议根据我们的建议修改了《通讯协定》的第10条和33条，在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别需要和某些国家的特殊地理位置的情况下使各国都能公平合理而经济有效地使用地球同步卫星轨道。

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上，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肯尼亚及印度尼西亚共同提出一些原则草案，争取为地球同步轨道建立一个特殊的法律制度，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包括技术、法律和经济各方面问题战略的特殊法律制度的谈判基础。

最近，国际电讯联盟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轨道利用和空间服务项目计划大会”宣布自己无权对各国在轨道中的主权作出决定，竟然授权那一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秘书长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并通过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外空委员会分析和确定这一基本问题。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联合国不能象在海洋法问题上一样有能力重申占有特殊地理位置国家的主权。

近年来，我们束手无策地目睹着多边合作不断恶化，因为各国日益倾向于双边关系，似乎从这种双边关系中取得政治、甚至是经济利益。多边工作是无条件、无歧视地分配各国慷慨援助和诚意的成果，帮助被困难的国家的最有效、公平的机构。

一些在过去成为人类提供了十分宝贵贡献的联合国机构由于许多发达国家所使用的衡量标准而被削弱，这些国家决定不再增加他们的贡献。比如，这一政策已迫使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整个世界经历一场最可怕饥荒的时候大规模削减其世界粮食方案。我们或许应该学习那些年青歌唱家的榜样，为这一事业出力服务，对这些歌唱家来说，同情是不分 色、不加政治口号的。

国际贸易是独特的合作渠道，以更有效地分配财富和资源。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等机构的协调和由普惠制协调的多边行动应为各国的和睦发展提供需要的环境。

发展中国家许多商品的实际价格暴跌，有的甚至比本世纪任何时候都低，这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这种恶化状况必须制止。

我们必须努力消除在世界各地泛滥、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中实行的保护主义。正如五个最发达的国家的财政部长昨天所承认，这些工业化国家目前正陷入一场最严酷的商业战，而不考虑由此而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所产生的后果。

联合国决不能满足于发挥次要的作用，也不能由于欠发达和贫困状况得不到解决而造成严重问题之后才采取行动。联合国不能做事有人企图毫不声张地削弱那些处境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措施效力，几个《发展十年》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贸发会议的决议就面临这种状况。联合国非常有效地用来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那些权力也应该用来管制那些使各国经济差距不断增大的体制和作法。也必须在商业和货币领域中采取同样果断的行动，不能让有些人利用这些领域来巩固和维持不平等的状况和统治的权力。

我们希望下一轮关税对贸易总协定谈判将有利于克服危机，达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意见。

在时间尚未成熟时就提出的真理会被看成是错误，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讨论《凡尔赛条约》的时候，英国政府代表凯恩斯勋爵认为，如果要压榨德国，也要注意不要把德国毁了，他建议威尔逊总统发起一场庞大的财政方案拯救欧洲。美国财政部丝毫不愿意考虑这一建议。然而三十年后根据一项同样的计划，马歇尔方案被接受。如果早些时候就利用这一办法或许可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近一些权威人士建议就拉美问题实行同样的方案，拉美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沉重的外债负担。我们希望这些声音能及时得到尊重，而不要在发生灾难之后才觉悟，巴西总统已提出了有力的高见。

在谈到拉美债务问题时，亨利-基辛格先生指出

“与债务国的对话应由收取债务利息改为帮助经济发展”

否则“崩溃迟早将会发生，不仅是外债结构，而且拉丁美洲的政治机构以及西半球的合作都将受到严重危害”。

这一事情于“卡塔赫纳一致意见”中的某些指导原则相吻合，哥伦比亚和拉美地区其它十个债务国家一起促进和达成了那一意见。我们在那一文件中指出，外债是某个特定国家个别签约承担的义务，因而应根据各个不同的情况单独处理。然而，由于债务的还本付利以及结局的萧调性调整措施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以使外债问题超越了帐户结算和银行业务的问题。

正如参加波恩首脑会议的11个国家的总统所建议的那样，这一点已不需要再作任何推延。因为负债国和债权国之间安排一次对话，以便以一种实际的和持久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拉丁美洲必须在今后15年内支付8千亿美元来偿还他们的债务。这一偿负水平将用去国内储蓄的大部分，并用掉同样程度的外汇收入。

令三亿八千万拉丁美洲人民的按人口平均收入不可能指望从其发展中得到任何提高。由于这种原因，拉丁美洲必须停止成为一个资本和国内储蓄的输出国。

哥伦比亚从来没有停止偿付它的债务，他已和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保的债权国达成了一项全面协定，这项协定使他能够获得用于大型建筑项目的新的资金，例如开发其广大的煤田、油田和镍铁矿，并使我们的对外贸易能够重新开展起来。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下，我们已经采取了一项自我约束的方针，这项方针已开始使我们的经济出现复苏。

我们充分的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拉丁美洲外债的问题仍然是存在，某些国家通过巨大的努力所作出的安排仍然只是临时性的解决办法。正象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所指出的那样，债务这个炸弹还没有拆除。

拉丁美洲地区各国不可能使他们的出口收入高于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和逐渐改善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水准。

在整个这一年里哥伦比亚和孔塔多拉集团的成员国墨西哥、巴拿马、委内瑞拉继续深入工作，以中美洲国家进行合作以完成孔塔多拉和平和合作法的签署工作。

在有孔塔多拉集团组织的谈判中出现了困难，但这些困难还没有严重到足以压制人民对于和平的渴望，但他们确实在各国之间达成协议的工作受到延误。

我们对最近发生在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的边境以及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边境上的一系列事件表示遗憾，这表明需要加速谈判的进程并保持各国之间交流渠道的畅通，以便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孔塔多拉集团已经重申他愿意在寻求解决这类事件的持久的办法中提供合作和斡旋，这类意外事件损害了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的睦邻关系。

孔塔多拉集团已经赢得了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好评。我必须在这里突出提到今年8月24日和25日发生在卡特赫纳的一个重要事件，在那里

孔塔多拉集团的各国外交部长们以阿根廷、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的同事们进行了会晤，他们使自己成为在利马的一个支助小组，以便对即将提供给孔塔多拉集团的工作方式进行分析。

这一事实是拉丁美洲人民政治意志的明证，也是拉丁美洲人民为解决区域性课题而制订自己的战略的意愿和能力的最清楚的体现。这次会议证明了拉丁美洲对中美洲的支持和它对于拉丁美洲危机的关注，该次会议决定促进并迅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因为这场危机必然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半球的未来。这次会议对于孔塔多拉集团的工作是一个积极的和不容置疑的支持。所有8国外长一致同意需要紧急地应付实际的和潜在的冲突，并承认他们在社会和经济不平衡方面以及在限制言论自由和人民参与能够反映各个社会阶层基本意愿的真正政治进程方面的结构上都有共同的起因。

对于中美洲的目前经济局势的答案，其最积极的方面之一就是得到欧洲经济体的参与，这一国际合作的范例提高了我们的希望，鼓舞了我们正在进行的谈判方面的努力，今年11月欧经共同体的一次新的会议将在卢森堡举行，中美洲和孔塔多拉集团的各国外交部长们将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共同体将根据具体的协定，正式的执行旨在取得中美洲经济发展的和平方针。

我们现在正是时不我予。9月12日和13日，孔塔多拉集团和中美洲国家的外长们一起发布了该文件的最后草案，其中包括中美洲国家各国政府对于1984年9月7日案文所发表的意见，这份案文曾在联合国去年大会上发表过。这份堪称楷模的法律文书为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并包括了巴拿马地峡各国政府一致达成的全面协议。

注意到该区域形势的恶化，我们同意在10月7日召开一次全权大使的最后会

议，在为期45天的讨论中——预计会议不会再延长——，将仅仅讨论该文件中十分紧迫的方面，他们是：军备的控制和削减，执行和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中的后续办法，军事演习并将讨论对于履行已经生效的各种义务所必要的执行方面的问题。

中美洲国家的各国外长还同意任何可能在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将不作为全权大使会议谈判的内容，为了保证会议的效率，他们也不会对召开上述会议加上任何先决条件。

因此我们期待谈判阶段一旦宣告结束，我们将能够在联合外长会议上签署孔塔多拉文件有关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工作，我们将向秘书长提供一份报告，以便与大会上届会议通过的决议保持一致。

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论坛上重申我们的呼吁，我们要求所有对该地区感兴趣的国家和以谅解的精神和尊重国际法准则与人民自决权的态度，为巩固该地区的和平，自由和发展作出贡献，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正如哥伦比亚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所指出的，“我们在中美洲寻找这样的国家，他们对取得和平生存要比进行战争更为热心”。

这正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半球的民主进程已经朝着多元化的社会迈进而感到十分鼓舞的原因，这种多元化的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参加选举进程和对其政府的自由选举。这一进程在最近的几年中更加突飞猛进，这是以哥伦比亚多年来实行的自由的政治模式完全一致的，他被用来作为表达处于发展之中的各个社会阶层特点的歧见和紧张的一种工具。

一位教皇曾这样教诲我们

“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尊严，借助于这种尊严他能够发现主宰自然力量的奇妙的秩序，并应用这种工具来掌握那些同样的力量并许他们为自己服务”。

因此，真正的进展应被理解为是旨在使所有人道德和物质完美的进展，因为它不仅包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包括质量增长，它使我们社会更加均等，并更为社会所有成员的整个福利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伟大责任，在接受这一责任的四十年之后，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曾经无法应付这一挑战。让我们完全地加入到这一斗争中来，即：使这一地球上的人民能够有更安全和更好的未来，因为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将是兄弟。

项目 1 2 3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继续）

主席：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会议之前，我想请大会注意以下事实，我已注意到 A/40/645/Add. 1 号文件，其中包括秘书长给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自从他上次发布 1985 年 9 月 17 日的信以来，毛里塔尼亚已进行必要付款，以把它的欠款减少到《宪章》第 19 条所规定的数额以下。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及时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下午 1 点 25 分会议散会。